

歷史小品

新 青 年 叢 書

歷 史 小 品

碩 眞 等 著

國 民 出 版 社 印 行

57265

(第一輯) 新青年叢書

青年修養

楊緯菴等著

國文講話

陳友琴著

各科學習法

王季思等著

青年與寫作

陳友琴等著

世界各國側影

汪遠涵著

西南與西北

王燕浪著

歷史小品

碩真等著

數學漫談

俞子夷等著

植物學講話

樓次善著

科學小品

邵西鎬等著

國民出版社印行

新青年叢書
歷史小品

全一冊 實價國幣

版權所有

編著者 碩真等

發行者 南平畫錦坊
國民出版社

印刷者 南平畫錦坊
東南日報印刷廠

發行所 南平中正路
國民出版社發行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及文化服務社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初版

歷史小品

目次

- | | |
|--------------|---------|
| 一、睢陽之夜····· | 張揚（一） |
| 二、大宋的士兵····· | 伏子（五） |
| 三、除夕····· | 常湘中（一二） |
| 四、宗澤進兵····· | 柳朱（一五） |
| 五、范文程獻策····· | 碩真（一八） |
| 六、揚州之圍····· | 許豪（二二） |
| 七、行刑前後····· | 陳立業（二六） |
| 八、牛羣····· | 苟石（二九） |
| 九、出塞····· | 曾秀蒼（三三） |
| 十、文姬歸漢····· | 碩真（三六） |

十一、變法

碩 眞（四一）

十二、割席篇

母 取（四六）

十三、瑪瑙屏

夏靜岩（四九）

十四、香酥餅

刺 立（二六）

十五、醫限之圍

高 榮（二二）

十六、蘇文縣總策

鄭 贊（一八）

十七、宗繫並吳

賈 求（一五）

十八、劍交

常 勝（一一）

十九、大宋帥士吳

方 干（一五）

二十、龍圖多寶

趙 鼎（一一）

目 次

品 小 史

睢陽之夜

張揚

==唐安史之亂，張巡守睢陽，城被敵圍，援兵不至，城內糧盡，雀鼠食空，士卒餓斃==
==甚衆，巡殺其愛妾以餉士卒。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七）冬十月，城破，巡被害。==

深藍色的書卷上斜臥着長劍，血紅的劍鬚偎依着亮得發黑的劍鋒。燭火跳躍得很利害，修長的劍影就像一條細蛇在桌面上爬動。

圓窗外面飄着黑黑的天空，窗洞看去就像是個恐怖的深淵，使得眼睛不敢逼視。屋外，北風無力地呻吟，不時從遠處吹來聲聲戰馬的悲嘶。

張將軍似乎不知道夜已經很深了，這時候還坐在書房裏沉思着。三個月的勞頓，幾天的飢餓，把削瘦的臉上塗上了一層黃臘色，而兩塊顴骨更高得幾乎要突出皮外來了。可是他坐着却還是那麼有精神，深鎖着濃眉，緊咬着下唇，一動不動地凝視着燭火。要不是胸口強烈地起伏，幾乎叫人以為是一尊鐵鑄的神像。——這樣子，照平時的習慣看來，是一定又有什麼困難要待他解決了。

一陣風過，窗洞裏飄進一張楓葉來，注視着血紅的殘葉，想起了白天那幾個餓死的弟兄，張將軍不覺起了一陣寒意，朝着窗子長吁一聲，他想過去取下牆上掛着的黑披風——

「將軍安寢了嗎？」書房外低沉的問聲。

「誰？——進來吧」。

進來的是終日打着哈哈的虎將軍邁春，可是現在他却是滿面愁容地走進房來。

「是你。這時候不在城頭巡夜，可是有什麼消息了嗎？」

「報告將軍，晚上又有士兵，又……」

「是不是弟兄又餓死了？」高張的情緒，使得語氣倒並不緊張。可是濃眉下兩道目光餓獸似的盯着遇春的臉，急等着對方的回答。

「唔，又餓死了七個。他們差不多十多天沒有進米粒了，可是他們還是那麼堅定地日夜守衛，可是，他們也終於一個個躺下了……」。

死樣地寂靜，幾乎可以聽到兩顆心「別別」地跳躍。

半晌，尖銳的風吼又傳來城的遠隅戰馬底長嘶，張將軍終於頹然倒在椅子裏。

雷遇春故意把話轉到別的上頭去：「張將軍，南霽云兄往臨淮去請援兵，可有點消息了？」

「沒有——哦，這幾天餓死的弟兄大概有幾多了？」張將軍丟不了這件事。

「一共發現了三十四個」。

「三十四個……吁！」

「唉！」兩人同時嘆出了悶在胸口的一口憂鬱。

不知什麼時候下了雨，屋頂在滴滴得得地響。窗洞外無數銀色的細絲，早雨點在燭光中閃爍。

庭院裏，一切都溶化在黑暗裏了。

樹樑在風雨裏哢哢狂呼。假山，矮樹，就像是蹲在黑處的魔鬼，幽幽地移動着。

突然，哢哢一聲門響，東廂的一扇小門裏射出了一線光亮，慢慢地光亮裏一個高大的黑影出現了。

黑影的左手握着燭火，用倒退的姿勢從門裏偷偷地退出來，不提防背後吹過一陣銳風，燭焰倒向一邊，幾乎熄滅了，黑影忙用右手遮住了風頭，火光一定，看得見黑影的嘴裏還咬着一柄雪亮的長劍。他輕輕把門帶上，轉過身來，這才看清楚是張將軍那張臘黃的臉。不過這時候眉頭鎖得更緊了，兩道黑眉緊接在一起，和嘴裏銜着的寶劍成了平行的兩條，這當中射着兩支恐怖的眼光，假使向這臉再注視一回，簡直不認識是一個活人的臉的。

張將軍竭力壓制住奔騰在每根血管裏的熱血——像一座爆發前的火山，外頭是冷靜地，但內部燒得發紅的岩漿早已沸滾翻騰了。他用腳尖點地，偷偷地摸向自己的臥房去，移近一步，血在心口強烈地跳一下，牙齒在劍鋒上也咬緊一層。他彷彿看見她可愛的笑顏，清脆地笑聲，她的……一切可愛的地方。可是也彷彿看見了餓死者可怕的嘴臉，淒慘地呼喚……

終於，那扇熟悉的房門顯現在眼前了，張將軍發抖地用手舉千鈞的力量推開了它。一陣溫和略帶香味的氣息立刻撲進他的鼻腔，他似乎要昏迷了。

張將軍如鐵像樣地停立在帳前。雪白的枕頭上飄浮着烏黑的髮絲，那張會和他自己在一一個枕頭上酣睡了快十年的快臉，現在更是那麼恬靜地閉着眼睛，正做着快樂的夢。還有那裏在紅綢被下像秋天碧空中的雲捲似的身子，還有那微微起伏的酥胸……望着，望着，淚水潤濕了張將軍臘黃的臉。

然而，粉紅的臉在淚水模糊的眼簾裏移動了，變化了，皺着的似乎不是他的愛妾，而是一顆包着薄皮的骷髏，是餓死者留在世上的最後一瞥。

這也是他的衝鋒號，衝鋒時的勇士會有一種超出一切的勇氣的，張將軍猛地舉起右手中的長劍……劍光閃處，血花濺滿在白的帳上，枕上和被上，似一朵朵三春的桃花，在深秋的睚陽城裏開放了！

、隨着一聲尖叫，十幾個戎裝的衛士衝了進來。

「沒有什麼！把二夫人的屍身抬出去，做明天的食糧！」

像火山爆炸，像一匹中了毒箭的巨獸底嚎叫，這聲音只有在戰場上聽到的！

外面，暴風雨一陣緊似一陣……

大宋的士兵

伏子

1.

是南國的山岳地帶，重疊的岡壩，和迂折的溪流，無盡窮的伸展着，延長着，嶺上的寒梅已落，岩石的角落裏，點綴着含苞未放的桃蕾。

原野裏沒有炊煙，當林梢微露出布幅的旌旗，人們知道這裏將有戰爭發生了，村落裏鷄犬無聲，人們傳說蠻酋儂智高已包圍廣州，并且佔領了峴崙關的險隘，宋兵每次都打了敗仗，逃難去吧！這裏會變成戰場的。於是一長行的包袱與篋籠一羣，從這座山翻過那座山，從這條溪越過那條溪，向何處去呢？這遙遠的路程，徬徨着，躑躅着，一聲幽長的太息，停下了脚步，用淚眼望着親熱熟識的故鄉，啊！故鄉已埋在烽煙裏了。

前村傳來了個消息，說彰化軍節度狄將軍，帶了許多大兵，就要趕到峴崙關，和蠻酋儂智高一決勝負。當難民羣行進了村落，茶館裏正起了激烈的爭辯，有人預測宋兵一定要再吃敗仗，一個老年人扶着柁子，興奮得像一篇街頭演說：那些蠻人固然是賊，是蠻不講理的強盜，可是宋兵的紀律也不行，他們到村落裏，要雞，要肉，也要弄點錢才走，這種軍隊，我可以斷定還要吃敗仗。接着對面一個後生發話了：「你難道是蠻人的奸細？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後生的話正對着老年人。

「奸細？你有眼睛沒有？前次宋兵來的時候，不是有一小隊經過你那個村莊嗎，他們的紀律，他們的紀律」……老年人顫抖着聲音：「就是搶劫！」最後一句話非常沉重。

「哈，哈，你知道現在宋兵的元帥是誰？」後生咕下了一口茶，反問着。

「是余將軍。誰也知道他是敗軍之將，放縱士兵剽掠的一位寶貝將軍。」老年人笑着，一個諷諷的微笑。

「怪不得你是錯誤了，現在宋兵元帥是鼎鼎大名的狄青將軍，這位將軍怎麼是寶貝？昨天一個士兵在我們村裏剽了一株菜，沒有錢，這事體給狄青將軍知道了，馬上便把那個士兵斬首，轅門口今天還掛着一個人頭呢。」後生陳述着。

「但願有這樣一位將軍，便是宋朝的福氣了，我們老百姓也可以少受些苦，不亂拉我們的老百姓，不搶劫我們的東西，那就死了也願意。」座位裏另外一個人好像在下結論。

2.

虎皮帳幔，羅列在距峴崙關數十里曠野裏，轅門前面放着步哨，風揚起帳前的帥旗，布幅在翻滾着，剝剝地響，這是狄將軍的大帳。

轅門裏步出全身甲冑的余靖將軍，和一位參謀人員並肩地去，後面還有幾個負戈的衛士，通過那鐵蒺藜滿佈的窄道，向轅門後面轉進去。

「我看不懂他玩的什麼玩意，我們不會打仗，滿以為他來了，一定有一番驚人的動作，可是一到關前，第一道命令，是殺了一個剽菜的弟兄，第二道命令，說是休假十日。兵法上有兵貴神速，和攻其不備，但狄將軍却只是按兵不動」。余靖對參謀人員發牢騷。

「誰知道他呢？或許是他怕死，不敢打仗。」參謀人員附和着。

「人家說他是一員虎將，我看起來，真是一錢不值。」太陽照着余將軍銀色的甲冑，發着亮，參謀

人員先用笑來表示一下他的敬重，喃喃着：「余將軍才是英雄，不怕打仗的英雄。」余靖仰起頭門天笑着，這些話是余將軍最愛聽的。

轅門裏又傳出來一陣急驟的鼓聲，那是集合諸將的軍令，余靖停下腳步，「又要集合了，既不打仗，又幹些什麼呢？」可是他的腳步仍舊回到轅門前面來，步入了帳幔。

雲板敲了三下，狄將軍從帳幕後，以安詳的步伐，踏上帥座，帳前衛士按着劍鞘，靜肅無嘩，下面一隊執法隊排列着，大刀的紅纒，染着可怕的赤色，雲板又響起來了，狄將軍坐在帥座上，面容非常嚴肅，看樣子，好像是軍法審判，余靖挺挺的站在右面，不知道頃刻間將有甚麼事情發生？面對着這鐵面無私的執法隊，不禁股慄起來，可是還強自鎮定着。

「把廣西鈐轄陳曙綁起來。」帥座上吼出一個嚴厲的聲音。

立刻從右面閃出一班強壯的衛士，把官佐班裏的陳曙捆綁起來，跪在階下。

「狄將軍，我犯了什麼法？」陳曙大叫着。

「第一點，你就犯了不聽命令的罪，第二點，你不知道愛護老百姓。當你沒有接到軍令，輕舉妄動，用八千步兵深入敵陣，致丟了峴崙關，平日開放縱士兵亂搶老百姓的東西，使老百姓怨恨宋朝的大軍，這種破壞軍紀的大罪必須斬首示衆。」帥座上以元帥兼軍法官的狄將軍，數落着陳曙的罪狀。

陳曙戰戰兢兢，顫抖着，低下頭不敢聲響。

「把袁用綁起來。」座上的吼聲又起。

衛士們在官佐班裏，把袁用拖出來，卸去了甲冑。

「你的罪狀是作戰不力，擅自退却，當蠻人進犯的時候，你沒有完成應盡的任務，沒有保護老百姓

退出，沒有一切作戰的準備，敵人來了，一味逃跑，國家養了你們，而你們既不能擊退敵人，反要擾亂民衆，這樣的大罪，也要斬首。」狄青切齒的痛罵着。

執法隊移動了，雪亮的剛刀高舉着。

「帶到轅門外面去，給士兵們做榜樣，給老百姓們看看，凡是作戰不力，騷擾民衆的軍人，給本帥知道，一律予以斬首處分。」狄青從帥座上跑下來，向轅門外走去。

執法隊執行斬首後，陳曙和袁用的首級高高的掛在營幕的旗杆上，接着一張佈告出來了，鼓明兩個人的罪狀——不聽命令，作戰不力，擅棄城池，騷擾民衆。

轅門前擁着許多民衆，讀着佈告，歡呼着「狄將軍萬歲」！

「要得到民衆擁護的軍隊，才可以打勝仗，知道了嗎？」狄青回過頭來，向着余靖冷笑着。

「將軍的高見極是。」余靖顯得十分的狼狽，他想起自己部下的不守紀律，一陣慚愧的紅色浮到面上來了。

3.

皇祐二年正月十五日的晚上。

狄將軍自領先鋒向岷崙關挺進，前哨已經和蠻兵接近，營幕便駐紮在一個山脚下，因為軍隊不騷擾民衆，老百姓都自動的把勞軍物品，像猪肉，炒米等等，送到大營去，作為奉禮。

狄青叫士兵們收下來，向老百姓們道謝，並且下令於今天晚上，各營可以飲酒，通宵達旦，慶賀上元佳節。

營幕裏，燈燭輝煌，若長蛇的星火，連綿數十里。元帥的司令部，在最前面，燃點起如樣的紅燭，

桌子上擺着許多魚肉，狄青拿着酒壺，擎起酒杯，喊着：

「大家乾一杯。」

許多官佐站起來，喝盡了杯裏的酒，許多官佐站着靜聽：「這些魚肉，是老百姓們送來的，他們滿望着我們能打勝仗，我們吃着這些民間的東西，切不要忘記殺敵，殺敵是我們軍人的天職，絕對不能退却，只有前進，我們要立下誓言，最低限度，是與城池共存亡。」

「與城池共存亡。」許多官佐舉起酒杯高呼着。

遠處的帳幕裏，也高呼着，傳過來同樣的口號：

「與城池共存亡！」

狄將軍聽着這些口號，臉上浮泛起光輝的笑意。

刁斗已敲過兩會了，營幕裏是爛醉的狂歡。月亮給黑色的雲陣掩沒，風撲着大旗作響，外面正淋着急驟的雨聲。

「你們多坐一回，我喝醉了！」狄青喝了最後一杯酒，到帳後去休息去。

無盡窮的酒壺，無盡窮的筵席，無限的春宵，歡樂的暢飲，使他們忘記了是在營幕之中，忘記了十數里之外，有蠻兵與敵人，帳外的風雨，正狂吼着。

當天色微曙，乳白色的光透進了帳幕，大家才清醒過來。

「我們明天還要打仗呢？」不知道誰在叫着。

「不要再睡了，我們準備着廝殺。」另外一個在說。

遠處傳來三聲砲響，那是凱旋的信號，大家都驚愕着，議論者，一匹駿馬駝着一個士兵，旋風似的

馳到大營前面停住了，從鞍上滾下來的傳令兵，到帳裏大呼着：

「狄將軍命令，請各位上峴崙關暢飲！」

「崙崙關？還在蠻兵手裏呢！你說清楚點，在那裏啊？」余靖質問着。

「一點沒有錯，崙崙關，我剛才就從崙崙關來，狄將軍昨夜三更帶了百名弟兄，已經收下了崙崙關了！」傳令兵高聲的報告。

「啊！真是狄將軍的神算！」余靖不覺驚呼起來。

揉擦着醉眼的官佐們，幾乎不想信自己耳朵的聽覺，大家心不由主的再喝了一杯酒：「宋皇萬歲，狄將軍的神算！」

軍中捷報在大營門口張貼出來了。

「大宋天兵於上元節夜三鼓克復崙崙關。」

老百姓們圍攏來，望着大營起拔，用急行軍向崙崙關內進發。

「這些才是天朝的兵啊！」人們都指點着那長長行列的隊伍這樣說。

4.

「進軍！」

浩蕩的宋兵奉了狄將軍的命令，向邕州進發，奮發的士氣，襯托着急速的步伐，在山岳地帶前進着。馳驟的戰馬，高嘶着勝利的長鳴。

路碑上寫着婦仁鋪，潰退的蠻兵，停下了脚步，想利用踞高臨下的地形，予宋兵以威脅。

蠻兵的旌旗在山坡的林叢裏閃蕩着，宋軍的步騎兵已趕到了坡下，山上滾下許多木頭和石子，箭桿

像雨點樣的撲向宋軍，惡戰就要開始了，雙方的陣線迫進。

宋兵的前鋒孫節，帶領了死士，數度從小路攀登山坡，然而山上的矢石太密了，大概是中了一支箭罷，孫先鋒從山腰裏滾下，許多宋兵也就退下了山坡。

像一支閃電似的，宋陣前飛出一匹白色的戰馬，狄將軍挾着長戈，另一隻手揮着白旗，望山坡下面馳去。

鼓聲瘋狂的響着，這是主帥親臨戰陣的信號，陣後的士兵瞻望着陣前，一幅白旗與戰馬，也躍登斜坡了，而馬上的攀旗者，正是他們的主帥狄將軍。

「左右翼騎兵前進！」狄青自領前鋒，已趕上山坡。

「只有前進！」狄青狂呼着，揮指着白旗，步兵奔上去，齊聲的喊：「只有前進！」

馬羣排山倒海的向山坡敵陣猛衝，一匹滾下來，第二匹又衝上去，左右翼望着中軍的帥旗，聽着催進的鼓聲，都忘生捨命的躍馬而前。

敵人向山後退却，浩蕩的宋軍跟着帥旗，越過了山坡。

「前面就是邕州了，大宋的士兵是常常掌握着勝利的，奪取邕州，克復邕州，進軍！」沒有猶豫，沒有遲疑，沒有休息，宋朝的天兵又向邕州的賊巢急進。

他們永遠跟着帥旗走，主帥是他們的靈魂，是宋室的靈魂，他們可以驕傲的，隨着驕傲的鼓聲前進，因為他們是大宋的士兵。

「大宋天兵已克復邕州。」

勝利是屬於大宋的，因為他們是大宋的士兵。

除 夕

常湘中

「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

「唵！」的從木柵外吹進一陣朔風，吹得桌上的臘燭不住的顫抖，同時又瀉下一大堆的燭淚，在這暗室裏，只有它放着淡淡的光，使室內更覺得幽靜了，隱隱地還可聽見隔壁是誰受刑後發出極微弱的呻吟。

坐在那張桌邊的就是岳元帥，他正在默默地呆想，好像他在凝視那金蠅頭般的燭蕊，忽然傳來一陣鐵鍊聲，模糊中可看見一個蹣跚的人影。

「爹爹！剛才薛樊子送進來一鉢粥，特地送來給爹爹吃……」岳雲的手裏拿了一個沙鉢，恭敬地說。

「呵！我不要吃！我覺得很飽，你拿去吃了吧，其實你也好去休息……休息了。」

「哦！爹爹你老人家也好歇息了。」

於是岳雲又一跛一跛地走出去了，同時他腳上的鐵鍊立刻起了一陣鏗鏘鏘的聲響。

岳飛凝視着雲兒漸漸消失的黑暗裏的背影，淚水不能忍的迸了出來。

這時，忽的傳來一陣鑼鼓喧天夾着爆竹的聲音。

「唉！誰知道在這個時勢裏，這兒還是如此的熱鬧，難道真的他們已忘了徽欽被擄的大恥嗎？難道已忘了京都淪陷的國恥嗎？……」岳飛的心中覺得一陣劇烈的隱痛。

遠處：繼續的傳來悠揚的歌聲。